

潍坊志愿者群体调查

本报记者 韩杰杰

数年前,公益还多是政府、企业的事儿。那时,为数不多的“雷锋”们几乎都是默默地,小范围地,各干各的好事。

如今,众多公益更多依赖的是志愿者们的草根力量。他们由一个个松散的个人集结成一支支紧密的队伍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,带着“做些什么”的简单而急迫的愿望,活跃在潍坊的大街小巷。

公益,不大也不贵

初识纪洪卫,是去年9月。

那时,潍坊交通安全宣传志愿者、残疾朋友尹彦涛跟四名同伴要去南方宣传交通安全。对三个成员需要乘坐轮椅,经费又紧张的队伍来说,如何携带行李去风筝广场宣传再赶去火车站成了愁心事。

所幸一位从QQ群得知他们今日启程的潍坊义工及时赶到,帮他们载行李,并在此后五小时内,一路跟随,帮他们买午饭,送他们上火车。等到志愿者终于有空吃午饭时,已是下午两点钟的事情了。

那位义工就是纪洪卫。不过当时他留给记者的是他的代号“永恒”。就像多数低调的志愿者一样。

他去年5月加入潍坊义工组织,之前他是个连续10年献血的志愿者。加入义工,他想法很简单,就是想将生活变得有意义一些。

在他看来,做义工以来,他做的都是一些琐碎事情。有人觉得做公益就得花钱,花大钱,现实中也不是如此。他做义工一年多,大大小小活动参加了几十次,但生活质量并没有下降,“资助一名贫困生,每月200元就可以”。他们义工组织中也有经济状况不好的打工者,但是去河边清理垃圾并不用花钱,这也是志愿服务。

公益,不大也不贵。这也是义工“燕子”对它的认识。

作为志愿者,她所做的也都是点点滴滴的小事。“燕子”自称是一位非挂靠的义工成员。因为工作原因,她在杭州、济南、青岛都工作过一两年,今年又来了潍坊。每到一地方,她都会联系当地的志愿者组织,将周末时间奉献出来。“异乡很苦,做义工很快乐。”她说,做义工,非但经济上没压力,相反精神上还很满足,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。

草根之力,汇聚大爱

在72岁唐凌峰老人眼中,如今几乎随处可见“雷锋”。在路口,穿着红马甲的交通协管员是“雷锋”,在家里,为孤寡老人带去欢声笑语的是“雷锋”,他人重病,积极为病人募捐的是“雷锋”。

近年来,潍坊志愿者发展迅速,据潍坊市团市委统计,目前潍坊注册的志愿者有14万余人,而在2007年底潍坊注册志愿者才8万多人。而未注册却参与志愿行动的人更多,例如扎根基层的巾帼志愿者就有20多万。

“现在人们参与志愿行动的积极性越来越高。”62岁谭义起老人见证了小区老年义务巡逻队的发展。他是文化路社区的



义务巡逻员,做巡逻员五年多,他们的队伍由几个人发展到了七八十人。

而潍坊义工的发展更为迅速,2006年成立之初仅有2个人,如今已经有3500多人。“一个人的力量很小,但众人的力量很大。”潍坊义工副主席刘国栋说,为了捐资助学,他们计划性地成立了助学组,五年多来,共落实资助了300多名贫困生和20多座图书馆。这若是凭一己之力,绝对完成不了。与以前不同,现代的公益,除了是人人参与的公益外,还是有计划性、组织性的公益。正是如此,小草根们才得以积少成多,有了改变的力量。

在众多志愿者的努力下,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学生唐敬虎得到了救助,患尿毒症的张燕在生病中的日子里得到了温暖,数千名贫困孩子得以继续学业……志愿者用他们小小的一份力,温暖着他人,改变着潍坊。

“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很多事,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事”,像很多志愿者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,潍坊正慢慢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做了一点小事,而日益美好。

“抱团”同行

目前在潍坊,活跃着潍坊义工、鸢都义工、潍坊社工、社区义工、和谐车队、雷锋车队、爱心车队等等。各个团体之间多相互独立,各自有各自的管理方法和做公益的操作模式,合作的机会并不多。然而,面对很多公益项目,志愿者团体经常会面临人员不足、资金不足、影响力不足、公信力不足的窘境。

“汶川地震的时候,潍坊好多志愿者

组织,包括小学生都走上街头募捐。”志愿者“飞天”说,募捐过程中,就有不少市民质疑,这么多团体都在募捐,该信哪一个?如果那时各个志愿者团体组织起来,共同策划一个募捐活动,用统一名称,应该效果更好,更使人信服。

“虽然组织中有上千成员,但经常参加活动的也就二三百人,有的人参加几次活动就自动‘归隐’,或是半年参加不了一次集体活动”,潍坊一公益组织负责人说道,有时候组织一次较大类型的活动,凑人数都感觉比较困难。

而本月4日,鸢都义工、泉城义工、日照义工等省内近70家公益组织携手成立了山东公益联盟。这意味着,民间公益组织将以合作模式实现资源共享,跨越地域限制,做起大慈善。这种新模式,让潍坊不少本土志愿者组织看到了发展的新方向。在他们眼中,“抱团取暖”是一个很好的做公益的模式。除了影响力更大、效果更好以外,也能方便他们联合起来,为自身争取更多权益。志愿者张栋说,现在关于志愿者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,缺乏政策保障和经费保障,志愿活动经费只能靠自筹解决,没有长期、稳定来源。若是大家一起为自身权益努力,相信问题将能更快解决。

据悉,为了凝聚力量,目前潍坊几大志愿者组织也渐渐加强了合作。本月潍坊启动保护母亲河志愿者服务时,就组织了鸢都义工、潍坊学院志愿者、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志愿者、潍坊职业学院志愿者和山东经贸职业学院的志愿者。他们将联合对三河和峡山水库进行分段管理。

做义工贵在坚持

对话鸢都义工联主席王新航

本报记者 于潇潇

8日,本报记者对鸢都义工联主席、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王新航进行了专访。对于鸢都义工未来的发展,他说现在正积极进行注册,争取让鸢都义工成为一个品牌,成为“百年老店”,让潍坊成爱的中心。

社会的“第三部门”

齐鲁晚报:义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?

王新航:义工组织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的“第三部门”,是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一种补充。社会在前进,义工也在摸索,义工更需要和政府、社会的配合。

而鸢都义工是网络上自发形成的一个民间公益组织,是联系潍坊各地义工开展志愿活动的平台,它不仅开展支教助学、助残、助农等公益活动,还为贫苦儿童、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。

齐鲁晚报:有人说义工就是做帮助人,是不是只要助人的都能算做义工。

王新航:不能这样讲。有些人可能只是心血来潮想做好事,做了一次后就不做了,也有些人抱着一些目的去助人,在我看来这些人都不算做义工。毛主席说“做好事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”,我觉得这句话正是诠释着义工的概念,做义工贵在坚持。

“救急不救困”

齐鲁晚报:义工主要的工作是什么?

王新航:潍坊起初的义工理念并不发达,义工不仅仅是伸出援助之手就行了,更多的是需要思考,比如助学,不是我出点资金就了事,还要考虑这些钱让受助者产生依赖心理怎么办?因此,“义工”不是施舍的恩人,我们主要是“救急不救困”。

齐鲁晚报:3000多人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了,要维持这样一个组织运转,管理成本应该很高吧?

王新航:一个公益组织要想良好运转,必须要有凝聚力、公信力和执行力。最初的鸢都义工的确较为松散,人也不多。我领导鸢都义工之后,通过组织活动,提高了组织的凝聚力。鸢都义工现在的日程表很满,平均每周都有两到三次活动,执行力比较好,而且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,我们在潍坊市民间的公信力也越来越高,许多市民有困难会主动找我们。

专业化是最大的困难

齐鲁晚报:义工组织会面临哪些困难?

王新航:专业化的问题,也可以说是职业化的问题。打个比方,如果某个企业捐赠100万,那么这些钱如何利用?有没有监管?这也是国内义工最大的问题。

齐鲁晚报:鸢都义工也有这个问题吗?

王新航:鸢都义工一旦注册,我们一定会引入第三方来进行监管。但现在没有注册,为避免财务等出现问题,我们不接受社会捐款,也不存一分钱,每次的义工活动,如果有捐款,义工都是现场捐,把捐款直接交到需要受助的人手里,财务完全公开透明。